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 溶

謄錄監生臣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四

明唐順之撰

諸家二

鬼谷子

縱橫家

高似孫

高氏子畧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  
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  
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  
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

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闕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

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讀戰國策

吳萊

吳萊氏曰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顧凡昔之所謂彊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

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僻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況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宮

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羹藿飯豆  
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  
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  
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  
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  
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  
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  
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者長久萬世之

善計事彊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  
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  
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  
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  
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  
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  
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  
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



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  
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  
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  
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  
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  
而刑僂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  
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  
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

救又何秦之強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削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况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為鴟梟而陳

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吳萊戰國策正誤序曰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畧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

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  
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叅伍錯求  
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  
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  
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  
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  
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  
以德舉或以言揚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

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情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韙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

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嫌  
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  
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  
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  
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  
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  
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降賊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  
之好情知非是故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

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  
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  
徒謂其言之偽而不由於誠學術之非而不由於是  
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  
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  
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  
悉以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  
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

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  
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  
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  
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彊取霸而後定焉  
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  
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  
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讒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



錯繆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  
可遽及嗚呼古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  
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  
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  
據李唐叅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  
臣蠶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  
言語之慳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  
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辯士說

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附論賈誼進說於君

朱熹

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

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  
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  
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  
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胃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  
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  
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  
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  
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

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  
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之謙  
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之  
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脩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  
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  
去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  
誼胷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  
只管跳躑爆趕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

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聖人之意可見矣

呂氏春秋

雜家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畧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虛館一開天下雋  
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讜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  
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  
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  
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干計始皇甚惡書也不

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  
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  
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  
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

四極國名

此所

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  
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  
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  
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

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淮南子

高氏子畧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  
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  
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  
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  
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故  
得之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

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在  
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  
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  
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  
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  
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  
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  
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



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  
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  
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  
南鮮取焉耳悲夫

子華子

通考 後同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  
者所作孔子所與傾盖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  
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

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為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

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吾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

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剝他書傅會為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

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  
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  
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  
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  
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  
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  
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

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事辭大抵十卷者編輯見意鳩聚衆語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剝拾殆似百家衣襟其實近時文字又多解字義盖古文屢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主老莊又論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驛如今則不然荒颯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交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萌意於方寸未

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拳拮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鷄鳴於埽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書也母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叫號之時乎

王充論衡

高氏子畧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

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  
文詳詳則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  
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  
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  
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  
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  
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竒矣  
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



一二是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宏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  
土未有相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為  
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  
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乏精  
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陳氏曰充肅宗時人仕為州  
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  
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

我與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黃震氏曰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為已助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誇

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  
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  
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  
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  
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  
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  
食人非吏部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  
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

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  
訛正謬有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星退舍 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  
善言星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  
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鈞星在房心之間  
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徙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  
之智臣故子韋售其欺耳

辨射日 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

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毆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 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 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

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却耳

辨燕丹 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困夏臺  
文王拘囚羸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 鄒衍仰嘆而霜墮師曠鼓琴而  
晉早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  
矣

辨三代姓 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姁高以含  
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薏苡草

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為姓

辨胥濤 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盖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湧中央無聲必以

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淮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後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 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世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况於禽獸之



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天雨穀 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  
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皆地  
所生非天所為也

辨梁山崩壅河 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  
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  
去耳

辨黃帝葬衣冠 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帝

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

辨稱孔子于七十國 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辨太公殺隱士 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

論六韜

兵家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霸三代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王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婿者秦始有之其書亦

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為衰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况其為書類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六韜言猶豫狐疑之戒乃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三擊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銳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雨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消消不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

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  
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  
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  
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  
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  
太公聞風興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  
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  
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

此皆根於卜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况韜略可信其為太公之書乎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熖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  
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  
下亦至今爲名言

黃氏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為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所  
稽僅以陰符有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  
談兵哉周詩鷹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  
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為大將周公其遺之乎六韜不知出何時其屑屑共議以家取國以國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者史記載君臣各把鉞斷首懸旗似後人臆記非實也歸賂闕囚好事為之而此書因著文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其亂臣與韓非所云納費仲奉玉版并為一論蓋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書載湯



結女華以為陰事曲逆以為陽戰國諸子窺測古聖妄  
誕率類此太公舉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弑之臣亦是  
後人妄以見事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  
救之踈繆可笑此書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  
節輕爵位賤有司語無為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  
條居太半全無暴亂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  
靖四方其書曰無有作惡當丕單稱德之世而紛然懸  
賞罰募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

而綴緝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蓋吳起武侯真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實至於料六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書問答徒效之也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察也

孫子

葉適  
高似孫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

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潁考叔曹劌燭之武鮪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起

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  
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  
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  
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  
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剽指非事實其言闔閭  
試以婦人尤為竒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侵凌一趨  
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

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  
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  
兵往往舍正而鑿竒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  
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  
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  
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強  
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  
武之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

待於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高似孫後同

高氏子略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竒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

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  
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

尉繚子

周氏涉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督責部  
伍刻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廊  
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廊廟本也  
受命所以授也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視孫  
子專篇論火攻吳起武侯纖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

主崇儉務本均田節歛明法稽驗為之主本無蔓獄無  
留刑故曰兵凶器爭逆德事必有本以武為植以文為  
種武為表文為裏文視利害辨安危武犯強敵力攻守  
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  
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說雖未純王政亦可  
謂窺本統矣古者什伍為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春  
秋戰國來長募既行動輒驅數十萬人以赴一決然後  
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



公建壇拜曲端為大將端首問曰魏公見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薰烝決不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而尉繚子亦云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却未有是論也

握奇經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  
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  
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  
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  
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卦之變其  
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  
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

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竒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

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圖成躡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  
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  
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  
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  
握機贖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  
帝得之未之思歟

稗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三

農

農桑輯要序

王 磐

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求無饑寒之憂  
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  
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  
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

縑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叅考刪其繁重撫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豳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

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  
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是書之出其  
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施於家則陶朱倚頓之寶  
術也用於國則周成康漢文景之令軌也又何待夫序  
引贊揚而後知其可重哉

地員

管子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丈  
尺之名

瀆田悉徒五種

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蜃菴與杜松其草宜楚

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角 赤壚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  
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  
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

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廡

墻

同落地潤數

毀難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櫟擾桑見  
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  
宮其泉黃而糗流徙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藿



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萃  
菴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  
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  
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

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  
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  
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  
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  
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  
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  
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  
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

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二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櫛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

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蓄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攢攢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萋萋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為

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澱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鼃櫓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

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囊土蟲易全處恣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蝕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隄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乂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

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疔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塌不灰青恣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蝕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

宜竹箭求鼃榘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羣木安逐條長  
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  
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  
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  
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  
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  
直省事少食無高下徠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  
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櫛



葛蝕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蕙土蕙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蝕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葉如翟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恚五恚之狀廩焉

如墜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蝕莖黃秀以慈忍水旱  
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  
曰五纪五纪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  
如扶種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纪土  
之次曰五墜五墜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  
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墜土之次  
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賑其種大柎細柎黑莖  
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

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麈屬其種大蒼細蒼白莖青秀  
以蔓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  
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  
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  
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  
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黑實朱跗  
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  
鳧之狀堅而不酪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  
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

三十六

農道篇

亢倉子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

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  
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  
軒轅几蘧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  
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  
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  
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  
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

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  
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  
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  
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  
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敘之以土功  
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生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  
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

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遇時而止  
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  
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  
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  
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  
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  
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踈為冷風則  
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踈是地之竊也不



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傷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  
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  
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  
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瘠不欲  
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秕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  
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  
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飽而  
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

而青莖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  
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  
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  
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  
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踈節  
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薺  
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肘腫多病弱苗而翼

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  
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  
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  
病疾人無病疾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  
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  
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論農道

戴埴

戴埴鼠璞曰樊遲學校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

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稂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攸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

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耨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踈樹瘠不欲

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其說  
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  
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  
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  
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  
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種植

王

磐

後同

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

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暢草芽欲發根莖柔脆

易為開墾

夏曰掩

一感切

青

夏日草茂時開謂之掩青可當草莫但根鬚壯密須藉強牛乃可蓋

為上

秋曰芟夷

其次秋暮草木叢密時先用鋤刀徧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

力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掘說者云

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墟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

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

五月六月可菑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鋤刀引

之犁鑿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老荒地內科

木多者必須用鑿斫去餘有不盡根科

俗謂之埋頭根也

當使

熟鐵煅成鏡尖

套於退舊生鐵鏡上

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

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斫則就斫枝莖覆於本根上候

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礮礮

或輓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掙死一二歲後

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割殺之

謂剝斷樹皮其樹立死

葉死不

扇便任種時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為熟田

矣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  
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  
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  
耕澤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  
又要調停犂道淺深麓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  
塹粗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荒畢  
以鐵齒鋤鏟過漫種黍稷或脂麻綠荳耜勞再徧明年  
乃中為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

脂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  
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薈拔緣新開地內草根  
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  
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閒既久地力有  
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  
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  
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

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  
祖此今易耒耜而為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  
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  
一而已然則犁之為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  
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  
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燠之異  
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  
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

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

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塔數年不佳諺曰

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鋤鍤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

秋耕欲深夏

耕欲淺秋耕穡青為上

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豆同

初耕欲深轉

耕欲淺

耕不深則土不熟轉不淺則動生土

管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

月耕之則死汜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

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

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

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

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

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

耕宜早春耕宜遲

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

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耕

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

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耜天有小雨

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

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后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

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荳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為其藁枯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犂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

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正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騷騷言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瘠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

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為土敞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



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耜勞耜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耜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耜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合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到土麓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麓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早有懸死

蟲咬乾死諸病糶功到則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糶縱橫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糶兩徧至來者地氣透時待日高復糶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然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鏟再徧耜之蓋鐵齒鏟已為之先再用耜鏟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塊塏而後用勞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

云耕地深細不得越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總轉  
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  
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  
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  
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  
則致地虛燥秋田  
濕濕速勞  
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  
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  
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

耕不堪下種也然耜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  
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  
白背時蓋以鐵齒鋤鏟縱橫耜而勞之耜法令人坐上  
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  
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耜耜畢即抄  
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耜之欲其土細再犁再  
耜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耨者與勞相類  
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耨

春氣冷生遲不曳耨  
則根虛雖生輒死

雖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  
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  
打場圃極為平實今人凡下種耨種後惟用砵車碾之  
然執耨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壟土覆種稍深也  
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  
耕種用之故附于耨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  
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  
不同有用耨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耨亦有不

知用撻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淪廢  
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稂之種周知其名  
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間按農書九穀之種黍  
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  
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  
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劓刈懸之又有粒而或單  
或害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汜勝之

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妨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擾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攪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

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乘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



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  
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  
麻泉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  
苳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  
即可種麥經雨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  
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  
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  
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

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  
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  
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  
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私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  
中米白而黏者曰粳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  
好堅粟無秕不雜穀子曬乾部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  
取出以盆盞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笥中晴則暴暖  
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

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  
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  
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  
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  
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  
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  
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  
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

耨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  
促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砵車隨  
耨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  
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  
雖暴雨不至拍撻暑夏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  
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  
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

說文云鋤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

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

生如馬耳則鏃鋤

滋田欲得穀馬耳鏃

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

穀惟小鋤之為良

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大勝大鋤者華根繁茂用功多而收功益少

苗

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

鋤者非止

除草乃地熟而穀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

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

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

春苗既淺陰土覆地濕鋤則地堅夏

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為國者使民寒耕而熱芸除草也

又曰候黍粟苗

未與壟齊即鋤一徧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徧候未蠶

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脂麻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壠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撮苗曰鏝第二次平壠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為無糠也

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旱耕塊塿苗歲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記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潄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

然而後已荆揚厥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蕨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鋤不

如耨耨今小鋤也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

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此失耨之道也

鋤後復有耨拔之

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萑稗雜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



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盃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

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脚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蹂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

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  
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闕行又有苗糞草糞火  
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苳為  
上小苳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穰種七八月犁掩殺之  
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  
北用為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  
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  
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

殊不知和泥漚漚深埋木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剗雜枯朽根芟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雍之麻粃穀殼皆可與火糞窖罨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漚漚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撮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

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為害矣火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埽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杓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火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

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脉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粟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池甃以磚甃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

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踈耙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為圃之家於厨棧下深濶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舂米則聚礮簸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芋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

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竭音曷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



若溝渠陂竭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閘  
塞音塞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  
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  
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  
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為最或用車起  
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早稻自  
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  
力致其常稔也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

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簿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

一遍起楷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  
然後將未淨楷稗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  
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  
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  
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鈔用麥綽鈔麥覆於腰  
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  
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  
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

刈早則鎌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

積則葉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

田家刈畢捆而束之以十束積而為稞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饒穗撻之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杆多則置之籠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稞欲早刈黍欲晚皆即

濕踐糝踐訖即蒸而浥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黃埽  
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  
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假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  
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梁秫收刈欲晚早刈損  
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  
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  
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  
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桑

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

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

去聲

紗羅用禹貢

稱厥筐絜絲注曰

絜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也

魯桑之類宜飼大蠶

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祿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晒令水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

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

宜用宿條向陽者庶

氣壯而茂嫩條陰弱而難成

根株各從其類

然荆桑亦可接魯桑梅可接杏桃可接李

接

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

心手疑穩又必趁時

以春分前後十日為宜或取其條視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

藉陽和之氣也

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

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

先用細鋸截去元樹

枝莖作盤砧高可及肩以利刃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啓小罅深可寸半先用竹櫛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篋子先禽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罅中皮肉相對插之訖用樹皮封繫寬緊得



所用牛糞和泥斟酌封裏之勿令透風外仍上留二眼以泄其氣

## 二曰根接

鋸截斷元

五寸許以所接條削篔插之一如身接法就以土培封之以棘之圍護之

## 三曰皮接

用小利

於元樹身八字斜剉之以小竹懺測其深淺以所接之

枝條皮肉相向插之封護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

## 四曰枝接

如皮接之法而差近之耳

## 五曰壓

於協接小

為宜先於元樹橫枝上截了留一尺許於所取接條樹上眼外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疑揭皮肉一方片須帶芽心揭下口禽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刀尖依痕刻斷元樹壓處大小如之以接按之上下兩頭以桑皮封繫緊慢得所仍用牛糞塗護之隨樹大小酌量多少接之

## 六曰搭接

將已種

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繫糞壅如前法

## 今夫種植之功其

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砥礪而

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

桑葉

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織線作釣取之一法用夫  
硫黃及雄黃作烟薰之即死或用桐油燃塞亦驗

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蟲蠹柳子所謂  
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倣也夫民  
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興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  
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

歟

# 牧牛

古人有卧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盖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饑盖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為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飢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放夜復飽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涼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

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藁秸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曝之困之瘠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笞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飢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踈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藉也利其力而傷其生烏識其為

愛養之道哉牛之為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為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即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地所祓除<sub>庚音</sub>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

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差誤也

蠶繅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搥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

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  
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  
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瓮內豎連須使玲  
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上節便曬曝蠶子變  
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巳間  
將瓮內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  
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瓮內收藏至第三  
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牕戶

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擇各置照牕每臨早暮以助  
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除濕鬱若新泥  
濕壁用熱火薰乾牕上用淨白紙新糊門窻各掛葦簾  
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勻不  
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薛  
於器內蓍紙上勻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  
過時不下速及緣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  
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



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徹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閑鋪  
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  
分擡用細切搗軟稈草勻鋪為蓐又揉淨紙粘成一片  
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  
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  
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  
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  
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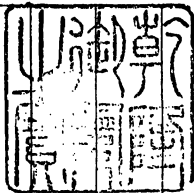
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踈爽於室中待熟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合各斟酌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暖蠶毋須着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熱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清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窻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窻北風則

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  
剪開窗紙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  
窗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  
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長則分  
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濕蠶柔輒而充  
切之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  
捲而不知顧惜允堆亂積遠擲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  
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北

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  
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簇北  
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辨多則不任北  
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闕音過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  
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踈開牕戶屋簇之則可  
蠶多選於院內構長春草厦內制蠶簇週以木架平鋪  
蒿稍布蠶於上用葎箔圍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又有  
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宜涼惟忌蠅蟲秋蠶初宜

涼漸宜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繰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繰絲惟堪絲績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恐有不及則有斃浥籠蒸之法士農必用云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麓惡不勻也繰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繰車絲軒然後可用熱釜要大至於釜上接一盃甌添水至甌

中八分滿甌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綠也水須當  
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綠不及鬻損此可綠麓絲單繖者  
雙繖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綠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  
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暖長勻無令乍寒  
乍熱可綠金繖細絲中等繭可綠雙繖比熱釜者有精  
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繖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  
為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  
庫之貸資下以備生民之續帛開利之源莫此為大



稗編卷四十五